

近水楼台

■ 胡哲

这个名字，一听便觉有诗、有画、有月光、有临水的雅致。然而这诗意之下，却埋藏一段几乎被岁月尘封的铁与血的往事。此行，我便是要在这青山绿水间，寻一寻那“楼台”的旧影，摸一摸那“近水”的脉搏。

车行山路上，两旁是绿竹。不是单调呆板的绿，而是绿出了层次与光影——新黛嫩生生带着鹅黄底子，老竹沉郁近乎墨色。风过处，竹叶飒飒作响，不像松涛那般雄浑，倒似无数绿色羽毛轻轻颤动，撩得人痒痒的。路随山转折，一转便换一番天地。先是一丝，继而一片，淙淙铮铮的水声便从浓绿中透了进来。这便是堵河了。

河水绿得像一块无瑕的厚玻璃，却又比玻璃多了几分灵动，将两岸的山色、云影，连同竹的翠、天的蓝，都揽在自个儿的怀里。偶有一两只白鹭，贴着水面缓缓飞过，翅尖儿仿佛要蘸那片绿里，姿态闲逸得让人心醉。竹山县楼台乡便在这这样一条河的臂弯里。东有堵河，南有北星河，境内更有软钩、挡鱼、对峙几条水脉，真正是被水环抱着，滋养着。“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名字起得实在妙。想来那月光，定是先先生地洒在粼粼水面上，碎成千百万片银鳞，再借着水光的映照，柔柔地、满满地，一直漫到那虚无缥缈的“台”上去。

然而，那实实在在的“台”又在何处呢？

我向乡里一位老人问起此事。他眯着眼，想了一会儿，神情仿佛在打捞沉于记忆深潭里的旧物。半晌，他才慢悠悠道：1958年前，此处唤作“龙台”。据说坎哈河中游有座深潭，潭心立着一座天然石台，高四丈、宽两丈，顶上平展如二十米见方，仿佛巨人精心垒就而成。台上曾有座飞檐翘角的龙王庙，镇着这一方风水，这石台便是“龙台”了。

我闭眼想象那遥远的、没有电灯搅扰的夜：月光漫过幽深潭水，悄无声息地漫上孤峭的石台，将小小的庙宇照得通明透亮，如同琼楼玉宇。后来名号几经变迁，从龙台乡到楼台公社，终成今日的楼台乡。“龙”字悄然隐去，换作更富人文气息的“楼”字，少了分原始神秘，多了分人间烟火的安稳亲切。

那水中的石台与庙，如今是否还在？或早已湮没在涨落的泥沙与时间的洪流里，只留下空灵的名字，让人凭空想象那“近水楼台”的景致。

但这片土地的“近水”，带来的不只是风月的清辉，更有血与火滚烫的洗礼。

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踏上楼台乡挡鱼村。村口立着一块白色的石碑，碑上字迹已有些模糊，但它依然挺立。时光仿佛倒流至1931年初夏——那时风里没有今日竹叶的清香，而是混杂着硝烟与泥土焦灼的气息。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在邻近房县掀起革命热浪，隔着悠悠堵河，执拗地一波波涌来，在这片土地上

烙下红色的印记。

我站在河岸边，望着那依旧不急不缓奔流的绿水，眼前仿佛浮现出另一番景象——国民党团防凭天险沿河设卡，奉命“防共”的团防队长范文华竟在这“近水”的塔坪渡口，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抉择——心中的天平倒向了光明。这原本严防红军的渡口反成了接应红军最稳妥的秘密通道；这“近水”的险要，竟成了革命最便利的“楼台”。

我仿佛看见，那个夜晚，月光或许如这般清朗，范文华借着给妻子庆生的由头，摆下八九桌酒席。待宾客散尽时，里屋那盏昏黄的油灯被拨得更亮了些。灯影下，七八个压着嗓音交谈的身影，神情却异常坚定——挡鱼苏维埃政府，便在这看似寻常的夜里，在敌人眼皮底下秘密诞生了。

这是何等的胆识与智慧！他们借修筑防御工事的名义，暗中壮大赤卫队实力；在河边修起十几座烽火台，调集二十多只木船，只对岸红军到来时，便举火为号、舟楫齐放。那该是怎样惊心动魄的默契！这“近水”的便利，被他们用了到极致，化作刺向敌人胸膛的一柄利刃。

最动人的，当数那“四百多万文铜钱、三百多块银元”的故事。这是塔坪、喻家坡、马岭和挡鱼河一带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从自己干瘪得几乎掏不出一个儿子的口袋里，一个铜板一个铜板抠出来的血汗钱，汇聚成重逾千斤

的心意，托付给赤胆之人冒着生命危险送过河去。

贺龙军长回赠的那把寒光闪闪的柳叶刀，正是对这“近水”情义最郑重的答谢。我仿佛看见，在金家沟的会议上，赤卫队代表余大红在贺龙手中接过佩刀时，脸上视死如归的神情。这把刀，后来成为余家四代人拼着性命也要守护的信念。

在乡人陪同下，我来到竹园大院——这里曾是挡鱼苏维埃秘密总部。恍惚间，我听见院中响起坚定急促的脚步声，看见摇曳油灯下为革命操劳的热切面容。那些昔日的热血与呐喊，似乎都凝固在这沉默的土石里，只待有心人来轻轻唤醒。

归途中暮色四合，远村落落亮起星星点点的暖黄灯火。这光不似星光清冷，而是人间烟火的温暖平实。我忽然明白：今日安宁诗意的“近水楼台”，原是从那热血壮烈的“近水楼台”中一寸一寸挣扎生长出来的。那月光，曾照过龙王庙的飞檐，也照过赤卫队员手中的梭镖与那柄柳叶刀——水仍是那汪静流的水，台却非那座实存的台，或没于水底，或圯于尘烟。

但那种因“近水”而生的机敏果敢、舍身情义，早已化作春风秋雨，滋养着这一方的人与魂。近水楼台，先得的又何止是月？更是一脉照亮人心、永不褪色的赤诚。

“三张名片”映古今

■ 戴军

在中国，道教圣地武当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丹江口水库与第二汽车制造厂可谓家喻户晓，即便在世界范围内也享有盛名。这三张“名片”，均坐落于华中腹地的湖北十堰。

9月18日，中国报业传媒2025文旅融合与媒体传播大会在十堰启幕。全国110余家媒体的近200名代表齐聚此地，共商“传媒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大计，以党媒之声助推十堰文旅升级。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赴丹江口市、张湾区、茅箭区、郧阳区等地开展调研采访，实地感受这座城市山水人文与发展活力交融的鲜活图景。笔者有幸参与其中，在聆听全国主流媒体主题演讲的同时，也真切领略到十堰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与发展活力。

置身“仙山、碧水、汽车城”的壮阔图景，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山河壮丽、人文璀璨，更有一股贯通古今、映照时代的精神伟力——武当山金顶擎天而立，汉江水奔涌北上，东风重卡驰骋四海。这既是中国人民磅礴创造力的时代见证，也是党带领人民创造奇迹的深刻烙印。

遥望武当山，惊叹于这巧夺天工的建筑奇观。六百年前，三十万工匠在绝壁间挥汗劳作，创造了这一建筑传奇。如今，武当山金顶仍矗立云巅，紫霄宫的廊柱历经风雨，每一块青石都镌刻着劳动者的智慧与坚韧。它昭示我们：历史终将铭记奋斗者，人民永远是文明的真正奠基人。

走进东风汽车公司，耳畔回荡着动人的创业故事。上世纪六十年代，五万建设者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从五湖四海奔赴十堰，攻克技术难关，凭肩挑手扛建起汽车新城。那盏曾照亮创业路的“马灯”，至今仍激励着新时代工匠奋勇前行。

驻守丹江口大坝，极目远眺是千里清流。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这里生动诠释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责任担当。从1958年十万群众会战筑坝，到新时代移民舍家

为国、库区生态守护者默默奉献，一泓清水北上千里，承载着无数建设者接续奋斗的壮丽史诗。

这“三张名片”如同三面历史的棱镜，共同折射出不变的真理：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从武当山的能工巧匠到东风汽车公司的技术精英，从丹江口水库的建设者到库区护水人，所有成就皆源于人民的奋斗实践。

——中国共产党是事业的领导核心。武当山文物的系统保护、“中国商用车之都”的崛起、跨越半个世纪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惠民壮举等，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唯有坚持党的领导，方能凝聚改天换地的磅礴伟力。

——社会主义制度是伟业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让深山里崛起现代工业新城，让万里江河化作滋养民生、驱动发展的命脉。

时代的强音激荡在汉江之畔，十堰的“三张名片”不仅是一城之特色、一省之骄傲，更是新时代中国的生动缩影。十堰的实践昭示我们：武当山巍峨六百载风雨不移，恰似党领导下的事业根基永固；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润育山河，犹如党的惠民政策遍洒春晖；东风重卡驰骋全球开拓新程，彰显中国制造在党的指引下走向世界的自信。

它们庄严宣告：当一个伟大政党与伟大人民同心同行，必能创造非凡奇迹、成就千秋伟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汇聚十四亿人民的磅礴力量，我们必将突破一切险阻、战胜所有挑战，谱写民族复兴的壮丽篇章！

今日之中国，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奔赴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亿万人民共同托举的伟大事业，必将如武当金顶迎朝霞喷薄，光耀东方、泽被华夏；如丹江碧波奔涌不息，润泽万里、福荫苍生；如东风车轮胎驰骋寰宇，开拓新程、再铸辉煌！

（作者单位：荆州市江陵县融媒体中心）

寻访梧桐树

■ 陈治勇

村里人都叫我小名“勇娃儿”，或者叫我外号“大木头”，没几个人知道我的大名。就算有人晓得我叫治勇，写出来也常是“智勇”或“志勇”。就像院里那棵梧桐，大伙儿都叫它“馍馍叶儿树”一样。

打我记事起，那棵树便挺立在老屋门前，春生新芽，秋落黄叶。叶子正面翠绿油亮，背面则蒙着一层浅浅的白绒毛。奶奶总把鲜叶洗净，铺在蒸笼的竹篾上。待蒸汽腾腾，麦香与叶香便自然缠在一起，蒸好的馍馍底部会印下淡淡的叶纹。咬一口，草木的清香混着麦香在齿间散开。一到秋天，树上自然熟透的果籽，经炒制后，便成了我童年里难得的美味零食。

邻居三爷是位中医，和我父亲年纪相仿，常来我家串门。他总夸老屋门前那棵“馍馍叶儿树”不止好看，还特别实用，能入药治病。我八九岁时曾突发上吐下泻，母亲急得手足无措。三爷听说后，让母亲摘些树上的果儿炒焦研成粉，用温水给我冲服。我照着做，喝了两次，竟真的好了。他还说这树能治痔疮、哮喘，用途很广。那时我暗自惊叹

这树竟如此神奇，却从未想过追问它的学名。

后来在课堂上，我屡次与“梧桐”二字相遇。学《孔雀东南飞》时，“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一句，老师讲解说古人常将梧桐与松柏并列，将它们皆视作高洁品格的象征。李煜词里“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中的梧桐，是庭院里常见的观赏佳木。读到白居易《长恨歌》“秋雨梧桐叶落时”时，老师更特别点明，“一叶落知天下秋”里的“叶”，指的正是梧桐叶。

望着“梧桐”二字，我心中不禁疑惑：诗词里的梧桐到底长什么样呢？民间有句俗语“识字不识字，扣住半边字”，于是我在心里逐一回想老家那些带“桐”字的树——泡桐开喇叭状的紫花，向来先花后叶，树干粗壮但木质疏松；油桐花开时绚烂夺目，秋日结出的果实能榨桐油，可树身难以长得高大挺拔；县城里的法国梧桐，树皮斑驳脱落，叶片形似手掌且裂痕很深。它们都带“桐”字，可哪一种才是古诗里描绘的梧桐呢？

从乡下到城市，从少年到中年，

我见过无数树木，有意无意间都在寻访梧桐的踪迹，却始终未得到明确答案。

三十六岁那年的秋日周末，我坐在家附近的小公园里翻阅《草木缘情》，书中写道：桐是古典诗文中最常提及的植物之一，诗里的“梧”“桐”二字多指向梧桐。栽在井旁的称“井梧”或“井桐”，如杜甫《宿府》中“清秋幕府井梧寒”，便描绘出井旁梧桐的清寒之景；张耒“堂前菊花日以好，落砌碱碱梧桐残”，则展现出梧桐常与秋菊同现的画面。书中配图的说明更明确区分：梧桐叶变黄是诗文中经典的秋意象征，而泡桐花紫蓝艳丽，诗中多以“桐花”或“紫荆”相称。

配图里的树叶和我记忆中“馍馍叶儿树”的叶子一模一样。我鼻尖一酸——寻觅二十余载的梧桐树，竟是我长大的那棵老树！秋风掠过，黄叶纷飞，不远处几棵梧桐与银杏静静立着……

端午节回老家时，我在老屋门前那棵“馍馍叶儿树”下驻足许久。阳光穿过叶隙洒下斑驳光影，风过处叶片簌簌

作响，似在诉说往事。我拍下树的模样发到朋友圈询问树名，评论区很快热闹起来——发小说这是“馍馍叶儿树”，还念叨着儿时捡果籽当零食的趣事；城里的朋友称其为“青桐”，说外婆家曾有棵幼时光泽如翠的树；文友则精准打出“梧桐”二字，留言道：“凤凰非梧桐不上，这树在古时是制作琴瑟等乐器的上等良材。”

看着这些评论，我忽有顿悟：乡间人重实用，习惯以功能为草木命名——梧桐叶能蒸馍、凤仙花可染指甲，故唤作“馍馍叶儿树”“指甲花”，却鲜少知晓它们的雅号；城里人多尚雅趣，熟稔书本中的典故，却未必真正接触过真实的梧桐、白桦或海棠。

人到中年才明白，老家的“馍馍叶儿树”，不仅是能蒸馍、可入药的草木，更是《诗经》中的灵木、古代诗文里的常见意象，更给我上了关于认知与成长的生动一课：有些事物近在咫尺却视而不见，有些花瓣萦绕耳畔却听而不闻。我们总在寻寻觅觅，却在不经意间错过了当下的美好——所以啊，要珍惜眼前的人与物！



《在水一方》谷波作

文言游记

十堰日报编辑部
阙里书院《文思》编辑部 联合

游乐山大佛记

■ 虞淑方

于南国之地，西蜀之涪，有乐山大佛焉。循阶而上，至“凌云寺”，寺之旁，倚山而下，摩崖而坐者，即世尊也。其通高二十有三丈，赤脚可围坐百余人；自临涛而禅定，沐风而定坐笑乎岷江之泮，观古今千余年矣。

昔者唐开元年间，始塑金身。度时百年，其工乃竣焉。其经千岁，而洪涝不及者，亦造化之神矣。今则览岷江，眺山，天光匀注，冰消迤邐。点红稀乎翠壁，响铮琮而峭绝。

于是突焉有声，闻阿弥陀，正不及响，响履而至。乃凌云寺僧也，故儒生揖礼。僧揖而莞尔，遂与儒生曰：“余见子行自如，若似古风，慨于今世，子何习通？”生对曰：“余见师所举静寂，亦如古人，时衰道微，师又何得？”相与视之，莫逆而笑，然后僧颇惊异，儒生亦以不俗也。僧曰：“闻子之言，却是可随缘者，然则吾当为子引。”故从是僧履岷岩而下，其间壁上有窟，其中有坐恒河沙数诸佛，皆可见流金溢彩，丹漆青瓦，僧告之此多唐时作也。当繁草木而陆离，披藜藿而杂糅，另辟一径，以别众人于攘攘矣。不一二刻，已至大佛前，与僧各执礼，毕，始瞻此楞严尊身，垂视吾人。观其神情安而怀恻，正驰神思，闻僧告一逸事，回：“在昔日此佛既成，尝有岷江水患害民甚重，浩浩怀山襄陵，至此山下。”儒生曰：“然则奈何？”曰：“子观此大佛之目，似视非视，然其目光所垂则可见。当有灾时，或至战乱，民生荼苦，则双目实闭，无目光之纤毫也。盖因其惻然不忍视也。”生曰：“唯唯，嗟此佛之灵异，亦甚感矣念矣。然而时在于今，无战国之贤如管晏、苏、张，然有其乱则实也。无开元天宝之盛，然世之趋利则实也。且夫动荡之于人心者，若迷若遁，若虚或狂，而思不出利诱，行不离益己。以其生而实不觉也，以其存而实亡也。夫人赖乎有心，今感不解，比乎无生，与此洪流，殊若甚之？盖有国亡而未亡天下者，有身没而心未朽者。今直以百年之身，忘情而适俗，是身未没而心不存者也，悲夫！赖我诚灵，则立乎洪流之巔，大观乎天下，应可全而尽者。既悲于人，恶不悯乎其心哉？则何忍哉！然而岂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矣呼？则何不闭目！”僧乃慨然太息，回：“所从来久矣，人皆各有其因果，又孰意时世亦有因果乎？故曰‘无名’之世也。”儒生曰：“虽然，当知人乃世之因，心乃人之因也。失其心，沉空守寂而枉谈因果，非佛也。且遁世而逸乎山林，是何忽视苍生于水火，而自高卧一方淨土？纵闭目，将何以救世？此固素非佛之本怀矣。恶言‘自渡而后渡人’，视此岸众生于水火，而自逍遥以为慈航者，妄也；欲求自得清静者，私也。故存此惻隐之心，则自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然如无此心，亦将不足与言矣。始知此心，在佛则为悲悯，在儒则为惻隐，禅者非外境，仁者在此心。”

于是僧仰天顿首曰：“善哉子言！此即儒者之风骨乎？实容博而存厚者。今闻子‘心’之言，乃见其真也。”儒生曰：“生不敏，未敢遽有与尊者异，而在理则有不可不辩者。”

尔乃复倚江观涛，执手忘言。乍而停云出岫，飞鸟知还，时潺潺唧唧者，若非江与螭蟬；天光照临者，非独僧与儒生。

儒生者，蜀州后学虞淑方也。（作者简介：虞淑方，生于二零零八年，四川会东人，现居云南。阙里书院文言写作班学生。）

感秋

■ 万易早

秋，似一场缥缈而神秘的幻梦
于时光的幽邃转角，悄然铺陈
它摒弃了春的娇揉与造作
以一抹淡雅宁静，轻抚大地的脉搏
似母亲温柔的指尖，唤醒沉睡的梦

风，是秋灵动信使
在林野间轻盈穿梭
携着枫叶的缱绻思念
将山林舞成一片绚烂的火海
那飘落的叶片，如灵动的音符
是岁月寄来的信笺，写满沧桑与浪漫
似古老的诗篇，诉说着时光的流转

雨，是秋的秘密絮语
轻叩着窗棂，似在低吟浅唱
在池塘晕开诗意的圈圈涟漪
那是大地温柔的回音，如梦如幻
田野里，稻穗谦逊地低垂
似在向辛勤劳作的人们鞠躬致谢
那是汗水浇灌出的金色勋章，闪耀光芒

果园中，果实累累，似繁星坠落
散发着甜蜜的芬芳，弥漫在空气中
那是大自然馈赠的珍贵馈赠
诱惑着每一个渴望美好的灵魂

秋啊，你是大自然的诗人
用斑斓的色彩与馥郁的芬芳
勾勒出一幅绝美的梦幻画卷
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画卷中沉醉
忘却尘世的喧嚣与纷扰
如归巢的鸟儿，寻得宁静的港湾
在这秋之幻梦里，我们与时光对望
聆听岁月的低语，感悟生命的真谛
让心灵在宁静中绽放，如秋菊般绚烂